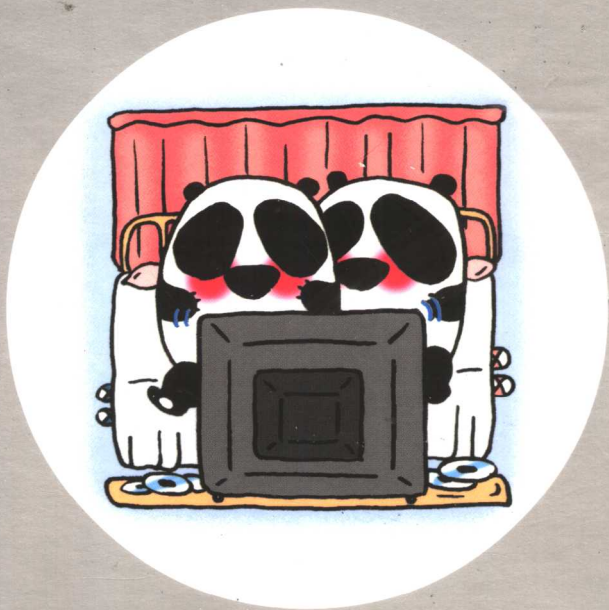


Porn for Panda



沈宏非 著

大熊猫 看小电影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Porn for panda

大熊猫看小电影

沈宏非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熊猫看小电影 / 沈宏非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6-4200-6

I. 大... II. 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634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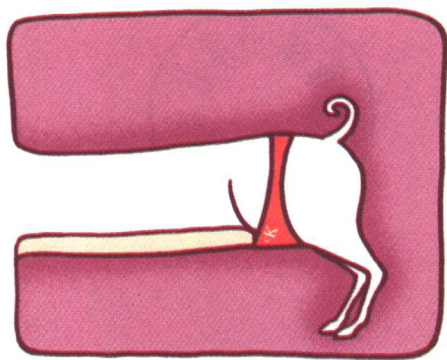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定价: 25.00 元



没错……事情的糟糕保证它是个真正的经验，这是我们所经历的，存在就是这样。

——索尔·贝娄
《像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推荐序：才子沈宏非



沈宏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才子。上海是个职员之城，才子不宜，才子呆久了会觉得气闷。于是他飘然远行，先到广州，再去香港，后来又回到广州，一别上海廿年后，反认南国是故乡。

沈宏非现在文名满天下，有道是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有专栏处有宏非，办报够时尚必设副刊，副刊有品位必开专栏，专栏要出彩必请沈公，凡是请沈公出山的编辑都懂这个道理。沈公文章，不谈风云，只谈风月，尤精饮食男女之道。这些年他几乎一年两书，他近期的计划是出杂书四种，食经三种，爱经两种，合为四书五经。《大熊猫看小电影》是他杂书之一。

照我们这些升斗小民的看法，沈公已经很有成就，除了万恶的低稿酬制度使他还是无贝之才子，没当成有贝之财主，尚不能跻身福布斯年度名人百强榜，他的人生差不多接近完美。但他自己并不这么看，他并不快活，甚至还有一点忧郁症。

为什么会这样？我琢磨许久，终于明白：煮字疗饥，只是沈公的余技，他生错了时代，眼下他虽然能够在空间上腾挪，从上海搬到广州，却无法在时间上移位，飘向未来或回到从前，他应该早生一百年，或者晚生一百年。晚生一百年，基本上能赶上共产主义，那时候人人快乐，不必细说。早生一百年，以他的才华和性情，恰逢封疆大吏方面大员开幕养士，沈公

必为名幕。长才展布，高则为陶澍门下左宗棠，低则为黎元洪帐中饶汉祥。饶汉祥写杜月笙的名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也是能传世的文字。文章为世人所重，日子无衣食之忧，常有文酒之会，那才是沈公的极乐天堂。

和沈公聊天，我和他都觉得从一点私心出发，科举制度实在不应废除。有科举制度在，文章取士，沈公四十岁前必中进士，我六十岁前也能考上秀才。秀才见到县官不必磕头，在街坊里也算个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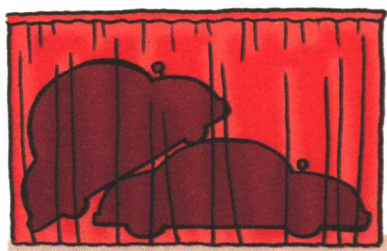
养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好传统。当下特别有钱的企业家，如能甘辞厚币，请沈宏非顾问情调咨询品味，保证不会失望，比养个姨太太体面多了。

小宝

目 录

- 1 反正读不死人 / 1
- 2 掏出了一条三文鱼 / 4
- 3 “小姐”的应用文 / 7
- 4 男人们的小汽车 / 10
- 5 近乡情怯 / 13
- 6 我的LV生活 / 17
- 7 不见长城非好汉 / 20
- 8 纽约会有的，客就未必 / 23
- 9 大熊猫看小电影 / 26
- 10 名片认识论 / 29
- 11 不对称 / 32
- 12 第凡内早餐 / 35
- 13 我的非典型生活 / 38
- 14 口罩够不够罩 / 41
- 15 吐一口义痰 / 44
- 16 小贝的中国菜 / 47
- 17 本鸡 / 50
- 18 非礼派对 / 53
- 19 全球化的巅峰状态 / 56
- 20 有奶如何不是娘 / 59
- 21 后羿射下来的是什么 / 62
- 22 中年“丧偶” / 65

- 23 到深圳去当老爷 / 68
- 24 扒扒垃圾 / 72
- 25 怎么才能变得不那么出名 / 75
- 26 二线名牌 / 78
- 27 这就是你的CK / 81
- 28 高龄嫖客 / 84
- 29 谁怕谁 / 87
- 30 屁如朝露 / 90
- 31 方枪枪的心事 / 93
- 32 装情侣 / 96
- 33 爽歪了 / 99
- 34 猥琐，非常之猥琐 / 102
- 35 云雨一番 / 105
- 36 午夜的收音机 / 108
- 37 郁闷乎文哉 / 112
- 38 石头记 / 115
- 39 只是娘子作成小人 / 119
- 40 西门惧 / 122
- 41 孤中求有群 / 125
- 42 “乔迷”东单蒙羞记 / 128
- 43 世上只有妈妈好 / 131
- 44 又红又专 / 134
- 45 插插乐 / 137
- 46 十五秒搞定普鲁斯特 / 140
- 47 万人迷 / 143
- 48 经济学人 / 147
- 49 乱码城市 / 150
- 50 运动风格 / 153





- 51 仁者心动 / 156
- 52 超甲级游艇 / 160
- 53 脱了衣服，跑 / 163
- 54 动机不纯 / 166
- 55 避暑 / 169
- 56 欲壑难填 / 172
- 57 二指禅 / 175
- 58 两个情人节干起来了 / 178
- 59 产地和年份 / 181
- 60 人民公厕 / 184
- 61 我爱女秘书 / 187
- 62 中国式移动 / 190
- 63 烧给你看 / 193
- 64 个人品牌 / 196
- 65 指甲看刀 / 199
- 66 食客的自我修养 / 203
- 67 香车美人 / 206
- 68 粉妆女教师 / 209
- 69 财富情感 / 212
- 70 都市丛林猎影记 / 216
- 71 网上Peep Show / 219
- 72 嚼而爽则吐 / 222
- 73 祭鳄鱼文 / 225
- 74 洗碗去 / 228
- 75 沈老师 / 231
- 76 私器公用 / 234
- 77 吃屁股 / 237
- 78 或遵医嘱 / 240

1} 反正读不死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算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地区。与相对的缺医少药相比，绝对不缺的是医学及健康资讯。非但不缺，而且很多，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种局面跟我国的电影界越来越像，即大导演一大堆，却从来看不到他们拍的电影，倒光见他们出书了，一本接着一本。

自《洪昭光健康忠告》着实火了一把以来，一大批“健康忠告”把洪昭光的下茬儿大接特接，这也难怪，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短期内竟出了四五个不同的版本，印了上百万册。洪医生的这本书有没有救了某一位患病读者的命，目前尚未见有相关报道，可以肯定的是，最起码已经有一家以上的出版社已因此书而起死回生。

跟风之作中亦不乏后起之秀，近来比较火爆的，是正在网上或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的《养生经》，又名《千万不要死于无知》。作者齐医生，据说是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主任、美国医学会会员、保健专家以及“《外国医学》杂志主编”（注：原文如此，原来一直不知道我国医学界也有一本类似《外国文艺》那样的好杂志）。我发现，这类读物均具有以下特点：一，权威性。作者都是医学权威，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医生普通的权威，他们是经常为“权威”看病的“权威”。据介绍，洪医生除日常行医之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举办健康讲座，那齐医生虽然有些来历不明，言词却也绝不含糊：“这个问题在国内非常严重，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极端反常的现象要求我们尽快纠正。市委非常重视，有文件下达了，要求各单位多听最新保健知识，我就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我就很奇怪，我们很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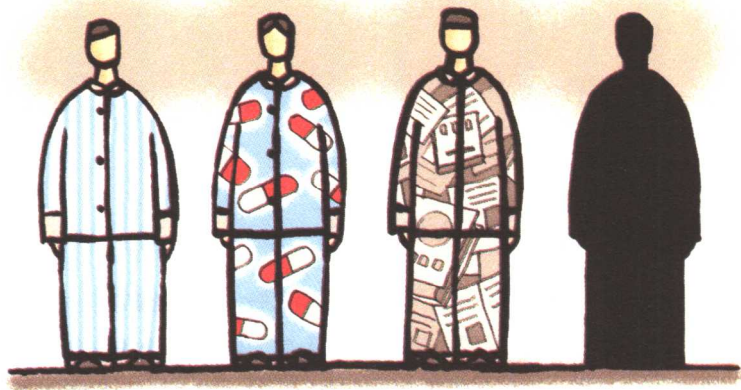
凑合活着，这种思想危害极大。”听听，强强联手，都不是吃素的。

二，此类读物一上来都以会议记录或手抄本形式传播。在此类读物的目标受众，即四十岁上下的中国读者之深层记忆中，手抄本这三个字别具一种深远的影响力——我绝不是说此年龄段的中国读者都有秘密传阅《少女之心》的经验，不过，相信其中大部分脱离了低级趣味者对《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到铅印本的历程仍然记忆犹新。总之，那是一种月子里落下的病，几句话说不清楚。

三，作者及其论据均有美国背景。洪医生曾在美国做过两年访问学者，齐医生更是一位高龄海归，自称“去年从美国回来，此前在斯坦福呆了六年。我要介绍很多新东西”。这些“新东西”包括：“宋美龄我在长岛见过，他们都活得很长，都是一百多岁。他们能活，我们为什么不能活。”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迷信手抄本的读者，读了这些“健康忠告”之后，并不觉有什么意外收获。在我这个外行看来，绝大部分的“忠告”不过老生常谈，健康常识。当然，不得不承认齐医生有惊人之语，例如吃跳蚤：“国际会议上说跳蚤的蛋白最好。跳蚤别看它那么小，它可以跳一米多高，你信不信。如果把它放大到人体那么大，它可以跳到月球上去。所以有几个美国医生在琢磨怎么吃跳蚤呢。”搁下这些不谈，必须承认它们在文体和出版上皆堪称成功。事实上，大部分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或正在取得骄人成就的产品，行销上都具备前述三个条件。

我一直相信，“看医生”这句话并不准确，应当是“被医生看”才对。如今，手捧医生们写的书，始觉这个表达的争议性正在大幅度降低，因为“看医生”也可以理解为“看医生写的书”。也就是说，“看医生”和“看医生写的书”都是一种有益无害的行为。跟“医生写的书”打交道，我有毕生难忘的经验。在学校里，生理卫生课本上那至为扣人心弦的一章，老师在课堂上是秘而不宣的，直接跳过去，像丢了转的CD。幸好校图书馆有一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从中得以补充到丰富的相关资讯。后来上大学到了广州，鸟枪换炮，竟豪华到可以在第一时间展读新鲜热辣的《家



庭医生》。壮年听雨客舟中，如今我已相信，当性的好奇和冲动逐渐消退之后，这些“医生写的书”其实跟卡耐基、《穷爸爸富爸爸》以及《谁动了我的奶酪》之类的“致富秘笈”一样，都可以当成励志读物来读，反正读不死人。

当然吾人切不可就此而低估了这类读物在功能上的强劲。有报道说：“广告上说，过年送礼送脑白金，我看咱女儿送的《养生经》比什么都好。”励志、送礼以及孝敬咱爸妈之外，还可以搞笑。你要憋着不笑，就大大地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齐医生教导我们说：“哈哈一笑，皱纹没了。笑使很多病都不得。第一不得偏头痛，第二不得后背痛。得了偏头痛别着急，哈哈一笑就好了。而且性功能不减弱，生殖功能不减弱。罗马尼亚老太太九十二岁还生胖娃娃，人家天天笑啊。天天绷着个脸当然不能生了。”

2} 掏出了一条三文鱼

看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杨子荣伪装成奶头山惯匪胡彪上威虎山投奔座山雕，献出秘密联络图之后，座山雕大喜，封杨子荣为威虎山九爷，还特地命八大金刚陪同九爷到威虎山自办的花寨耍乐。关于这花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惜墨如金：“这花寨是安置抢上山的良家妇女的几间木头房子，专供匪徒们蹂躏糟蹋。目前还有二十七个民间妇女，被押在花寨里，她们已受了一年多的痛苦了。”

一为文字，便无足观，一为电视剧，这花寨就有点看头了。问题是，面对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身为工农子弟兵的杨子荣，此刻既不能有所为，又不能因无所为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急中生智，只见那杨子荣点上一袋烟，再次不紧不慢地施展了独门的忽悠功夫，从花寨日常所用的香粉、胭脂等化妆品谈起，一路忽悠到山西刀削面，再从刀削面忽悠到大马哈鱼。老杨问八大金刚，大马哈鱼，知道不？八大金刚答，知道啊。老杨又问，那黑龙江、牡丹江一带的大马哈鱼，是从日本海游过来的，你们知道不？忽悠至此，虽渐有时尚杂志的味道，但基本靠谱。杨子荣的扮演者王洛勇在访谈中曾表示，对新版杨子荣的变化不以为意，而且“剧本给我什么我就往外掏什么”。于是掏着掏着，不经意就从剧本里掏出一条三文鱼来——杨子荣接着说：“在日本，大马哈鱼它不叫大马哈鱼，小鬼子管它叫三文鱼。吃起来，小鬼子们一手托鱼，一手持刀，削成极薄极薄的蝴蝶形状薄片，生生的就飞进了小鬼子的嘴里。”若不是蝴蝶迷突然闯入花寨，杨子荣其实还可以继续往下忽悠：“弟兄们，小鬼子还有一好，就是

把三文鱼做的生鱼片摆在一个光腴娘儿们身上吃，那叫女体盛，知道不？我看，今年咱威虎山的百鸡宴，干脆改女体盛得了。”

虽然蝴蝶迷在《林海雪原》的小说原作中并没有在那个节骨眼儿上闯入花寨，不过小说里的杨子荣的确是经常用忽悠来化险为夷的。当座山雕突然问起许大马棒知不知道“蝴蝶迷和郑三炮不大干净”时，对土匪的“下流生活”不是很了解的杨子荣先是机智地尿遁，“在往返百余步的厕所道上作了紧张的思考”，然后“果断地想定了自己的对策：‘我给他个借题发挥，大拉蝴蝶迷……凭我这两片嘴给他个一岔十万八千里。’”就这样，从厕所重返威虎厅之后，他“添枝加叶，渲染逗趣，一会儿联上猪八戒，一会儿又联上武则天，并且联系得非常奇妙，一孔不漏，一绽不露”。

既然“一孔不漏，一绽不露”，那么我还是想说说电视剧的那条三文鱼。据我所知，三文鱼是英语 Salmon 的音译，而且是粤语的音译。这个词是香港人的发明，历史不会超过二十年。日本人称此鱼为“鲑”，发音如 Sake，跟“三文”浑身不搭界。此外，据我个人在日本的不完全观察，日本人非但不知三文鱼为何物，而且并不如中国人想象得那么爱吃。又据蔡澜先生揭发：“（香港）假东洋鬼子店中，本地大师傅头上绑巾条，大力介绍：‘三文鱼鱼生，日本人最爱吃！’到日本，你会发现传统的日本寿司铺里，根本没有三文鱼刺身卖，觉得它有一种怪味。”事实上，目前全球市场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三文鱼都是来自挪威。挪威贸易委员会曾公开表示，挪威每年的三文鱼渔获量多到吓死人，如果不努力向国外推销，每个挪威人每年得吃掉 650 公斤以上才吃得完。挪威人可能打死也不会想到，Salmon 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一直都得到了大众文化“日本想象共同体”的暗中相助。身为此共同体的一员，我个人意想不到的是，三文鱼竟然在电视剧的红色经典之中进一步完成了它的日本化进程。全球化的叙事，不仅超文本、超时空，某些必要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超越了常识。

电视版《林海雪原》因在情节上与小说有些出入（比样板戏的出入更大），听说原作者曲波同志的家属有些看法。作为曲波的读者以及王洛勇的



观众，我本人对任何出入都绝无任何意见，前面拿三文鱼说了些事儿，更无挑硬伤之意，相反，这正是我向三文鱼的作者和表演者致敬的一种方式。忽悠，东北话，京白又名掰扯，难听的，又叫扯蛋或扯淡。本来我一直以为，论扯淡，我认第二，中国便无人敢认第一，看过三文鱼之后，我知道我错了，真的忽悠或真的扯淡，总是建立在强劲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威虎山是用“智取”的，那么这“智取”的“智”字里就有不可忽视的忽悠成分，也就是说，反正杨子荣当时是在忽悠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忽悠与其在常识的基础上进行，就实际效果而言，倒实在不如脱离常识来搞的好——唯一担心的是，八大金刚中某匪会不会从三文鱼看出了破绽：“三爷，他不是胡彪，也不是共军，他真是从百老汇来的王洛勇啊！”

“小姐”二字，在汉语里笔画不多，且简繁通用，但是其词意之复杂，命运之坎坷，庶几与今日社交称谓上最流行之“老师”无异。

今之被称为“小姐”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未婚女性；二，已婚女性但因种种原因而使对方觉得其尚属未婚或不明其夫姓者以及其夫姓不明者；三，服务行业的女性从业人员——只限前台工作者，以餐厅为例，凡知客、服务生、部长、收银、啤酒推销员等等，后台工作者不在此例，例如女厨师、清洁工以及老板娘等等；四，风月或准风月场所的女性从业人员，例如坐台、服务生、妈咪、伴舞、陪唱、按摩女、洗头妹等等。



风月场所虽然在产业上亦属服务性行业，不过，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即前台工作与后台工作之界线比较混淆。也就是说，当该等场所处于“正常”营业期间，它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包括老板娘，都属于前台工作者，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虽然“小姐”和“非小姐”（如妈咪）这两种岗位还是有极其清晰的界定，不过原则上通常都可以被称为“小姐”；营业一旦受到外界冲击——例如“扫黄”，上述前台工作者会立即集体变身为后台工作者，也就是说，立即拒绝他人（主要是执法者）称呼（准确地说应该是认定）自己为“小姐”。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是“小姐”已经从一个称谓变成了一种职业或者一种职称。糟糕的是，虽然无须评比，但是在主流价值观念里，此种职业乃一种不正当的职业。报纸的新闻标题，有时干脆直接用“小姐”替代了“娼妓”或者“鸡”，而“找小姐”亦已成为招妓的代名词。更糟糕的是，作为一个名词，以大趋势观之，不正当的“小姐”正在或已经对正当的“小姐”形成大面积的覆盖——如果是“颠覆”倒也罢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笔写不出两个“小姐”，“覆盖”至少在当前的社交生活上造成了一些大可小的混淆。“小姐”今天剩下的唯一可以安全通用并且值得信赖的涵义，似乎就只有“女人”了。

“小姐”之贬值，人皆以感慨系之。其曰：世风日下，昔日之敬语竟成一非礼之词。事实上，白话文里的“小姐”二字，基本上是一个文明/西化的结果。其直接的出处，乃新文化运动对英语 Miss 的借用。有意思的是，古汉语中恰好就有一个“小姐”对应摆在那儿。洋为中用，里应外合，拿来主义一举成功。虽然被赋予了时代气息，但由于“小姐”在字面上毕竟土气未消，故当时亦有好事者嫌“小姐”之国产化程度偏高，遂群起使用 Miss 之音译——打开新文学运动至 1949 年之前的各种汉语文本，称“密斯”者有之——“密斯周今天好时髦！”（张爱玲《五四遗事》），呼“密司”者亦有之——“有一天，那个很漂亮的密司杨问我：‘那高个儿，是你的什么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叫“蜜斯”者，兼而